

行
水
金
鑑

行水金鑑

行水金鑑

運河水

卷第百三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庚寅山東巡按畢懋康陳
東省急務在通海運國初漕運由海後以漂沒爲虞始
開會通河然河徙不定莫若修膠萊新河與會通表裏
而行繇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繇海倉口出
海至天津約可一千四百餘里沿崖揚帆不涉大洋善
風不數日可達非若河道之迂艱居恒則兩路並進遇
梗則此滯彼來庶轉輸不匱亦國家無窮之利也 五
月庚子調山東驛傳道副使陶朗先爲登萊道副使總
理海運 九月辛丑工部題汶上等縣地方淤淺先期

挑浚以便新運從之 十月丁卯直隸巡按董元儒奏

陳漕運六議一曰議建閘座濟寧以北自戴家灣閘至臨清磚閘相距三十餘里河勢陡瀉宜於適中狄家樓處建石閘一座而又於王家淺回龍橋諸處各建一座於鰲頭磯前另鑿月河立小閘以資蓄洩庶回瀾一倒水勢自平一曰疏浚白河天津至通州計五十九淺每年額派各州縣衛淺夫一千七百餘名費工食萬餘金宜將額派銀兩解通惠河衙門轉發管河通判及四總委處募夫浚築自潞河以至津門畫地分工勿令衙役經手即衛軍亦以此法行之查無浚築之功即扣留月米僱募充役庶夫無虛冒年終各官聽部臣舉劾而又

編選旗軍分別三等以正丁領運以餘丁幫貼庶漕運有裨該部是其策上命俱依擬行有司怠玩從事的各御史據實叅處十一月乙卯浙江道御史江日彩陳救時四務國家轉漕東南賴盈盈一水萬一水涸運乾或有如前盜據淮揚臨德而扼其吭且奈何聞浙江海船松江太倉沙船淮安雕船時至山東寧海買米離山海關不遠宜令南京近海州縣有糧米者衛所厚僱前船歲運四五萬石熟其路逕以爲有事之備則海運之議宜講也

明神宗實錄

明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五月己亥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張問達言邊氛猖獗日甚運船轉輸可虞謹擬沿途防

行水金鑑卷一百三十一
護京通起剥事宜以固根本稱漕糧四百萬石由江淮
達泃黃由泃黃抵津壩風濤阻險與陽侯河伯爭權萬
一防護疎虞起剥濡滯致生他變軍國可憂乞嚴檄所
司照先年水涸漕遲例多僱民船幫運其應得腳價即
于通濟庫見行給支不許短直小民唯利是趨自當樂
從應募而又嚴督淺夫隨時挑浚務使河渠深廣船不
留行庶於漕政有裨奉旨漕運關係匪輕况今邊警戒
嚴護衛尤宜加謹其防守加剥及支運等事俱依擬着
實舉行應另議者着再議具奏

明神宗實錄

是年八月總河侍郎王佐檄行郎中徐待聘修高郵
西門審港口起迤南石工五百九十八丈於天啓元

年六月築完其半徐侯另詳興舉 十月江都三汭
河淤三百二十三丈界首鎮南淤三百五丈鎮北淤
三百二十二丈梗阻重運郎中徐待聘嚴督官夫挑
濬糧運稱利

南河全考

明神宗萬曆四十八年三月癸未工部覆巡漕御史毛
一鷺所陳漕河三事一泐河之完工當議謂漕運河道
前此惟治黃爲急自泐河開而糧艘避險即安真永賴
之利也唯是初浚尚多潦畧河身不無淺狹至于崖岸
衝缺牽輓難前則疏浚補葺之功皆不可已泐河三百
里內屬夏鎮者有閘九座屬中河者止藉草壩逐年費
且不貲而分司官亦有以直口等處建閘之議又經漕

臣叅酌以爲當及時修舉須移咨總河臣及劄行管河
司官并前淺狹去處委官覆勘估費若干動支何項錢
糧酌議詳妥至如落馬湖之修砌隄岸在漕臣亦以爲
功頗浩繁似當從緩酌議一水櫃之清查當議謂漕渠
若濟寧等處去歲遇旱阻淺運舟稽遲蓋以一衣帶水
涸可立待耳先朝尚書宋禮曾於汶上東平濟寧沛縣
有湖處所設立水櫃可蓄可洩河漲而洩則水勢可殺
河涸而放則涓流可濟誠便計也乃歲月旣久滄桑已
變豪右旣擅爲耕藝之常官司復利其租稅之入遂至
不可問亦不肯問矣漕臣建議欲得任怨任勞之人擔
當清查循故道而復舊規於以濟漕河之窮誠爲有見

應敕總河臣嚴督各司道并力查復勿阻於雌黃之浮
言務求臻黑白之實效效則破格優處不則無功議罰
一衛河之疏浚當議謂衛河乃小灘運道益以漳流始
大自漳河北徙遂多壅遏之患曾經道臣翟師雍查勘
欲於臨漳淤口起至小灘鎮止約長二百餘里大加挑
浚於近口處所築一橫隄以障北流使歸故道然費至
萬金工亦非易且大名臨清亦有受漳流之患者似難
輕議唯小丹河自清化鎮起至合河鎮止泉流回以濟
運議欲挑濬深闊費僅千金較之障漳北流爲力甚易
爲費甚省宜敕總河臣行委山東河南兩道臣會議舉
行而處辦錢糧則聽總河主持上命俱依議行

明神宗實錄

明光宗泰昌元年八月二十三日戊辰颶風壞海運船
御史陳王庭疏議酌處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
頭背以風不便停泊數日時聞海鳴如金戈鐵馬之聲
百里間黑氣糾連天海彷彿中見有物隱顯搏擊波濤
發天所泊糧船盡行拍碎及查傷登屬運船八十五隻
僅完二十二隻漂沒糧米二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有
奇萊屬傷船一十六隻漂沒糧米一萬三千八百一十
石水手溺死者無算於是巡撫御史陳王庭具題請敕
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糧數從長酌處勘覆其漂失糧
米船隻用過價費行該道查明造冊報部作正開銷溺
死人數酌量議卹

明光宗實錄

泰昌元年十一月己亥

嘉宗已登極矣

工部覆總理河道侍郎王

佐疏言水匱濟用爲其汪洋瀦水河身深下而堤岸完固也今計蜀山馬場馬踏南旺各湖界址旣明侵盜已復矣昭陽一湖舊河盡廢新河反低無容糜金錢以加修濬獨安山湖延袤頗廣向以三十八里爲水櫃而歲月久遠法弛弊生故河臣復豪強之侵佔濬河身之淤澱并原額而廣之共五十五里有奇以至於隄外湖池俱清丈明白額徵租銀是目前之水誠可以利達漕舟矣若夫歲修當固界限當定示禁當嚴必須通計各湖歲加修浚俟年終類奏而治河等官仍以水櫃之興廢分別殿最著爲永利可也上是之
十二月癸亥工部

覆總理河道侍郎王佐疏言北河通漕專藉衛水然上源未暢則下流必壅今漳河已徙衛流已塞獨有挽漳而引沁闢丹三策而已顧漳水東下之處勢竟及泉挑浚難施未易挽也若沁水之闢新汲一帶地方郵署相連廬舍鱗次必闢渠以受沁此地不爲止墟乎丹水湧溢雖勢與沁同然丹口旣闊則修武而下皆成安流此闢丹之議無容再計者其條列展河砌閘築堰平租示禁僱役動支經費各款河臣籌計不遺餘力循而行之可垂永利惟是河徙不常闢丹不無再阻則挽漳引沁不妨並存其議以待異日講求上然之

明熹宗實錄

明熹宗天啓元年正月戊子戶科左給事中韋蕃條奏

足餉六事并議通海運開膠河章下所司 二月乙丑

海運遭風遣山東撫臣及薊遼等處道臣致祭海神

閏二月甲申巡按直隸御史張新詔言考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國朝平江伯陳銳疏通之運船直達大通橋下彼時勢豪欲尅取腳價壞其事後因御史吳仲言乃命郎中何棟吳嗣忠仍濬裏河計費纔七千兩所省腳價十二萬此繇通州至大通橋省費之大較也若由大通橋至朝陽門尚有三里許其地平衍閑曠有掘就河身現在倘導玉河之水稍遡而北至朝陽門量建閘座及剥船若干隻糧運到時徑于門下上車似爲便計蓋會典開載車戶腳價自大通橋至東倉每石銀

一分六釐近又議加三釐至西倉銀二分三釐若復省路三里許則東倉腳價可減十之六七西倉腳價可減十之三四五而計之總減一半每歲京糧以二百六十六萬爲率即可省腳價二萬六千餘兩彼從通州至大通橋凡四十里止費銀七千此三里許之地能費幾何即除挑濬外建閘造船等費只消一年腳價之半便已寬然有餘一成之後每歲省銀二萬六千以三十年之通計遂得七八十萬入太倉矣詔部議覆十月辛巳濬京城壕成自東便朝陽東直安定德勝西直阜城西便正陽九門及重城共用夫一百五十萬八百九十名匠一千二百八十九名班軍積日三萬三千七十二名費水

衡銀六萬一千六百二十九兩司農銀一千七百三十
三兩米三千三百一石諸椿木灰磚繩斗百物及運價
咸具而歛斂以歸盛甲廠收爲甲械之需 監工科道

魏大中等因言壕之源出玉泉山徑高梁橋抵都城西
北而派爲二一循城之左而東而南一循城之右而南
而東宜按舊閘爲地形高下次第布之未可以丈尺槩
也德勝門之水南入關周行大內出玉河近且北淤南
壅而嘉靖庚戌所築重城地勢旣高有掘未及泉而止
者俟異日清其源審其勢疏其脈達其支以總匯於大
通橋又須理葺諸閘節宣蓄洩以莊金湯而固風氣下
工部 丁亥授加銜都司黃允思都司僉書先是天津

由北岸抵遼運道未有行者自允思始開之嗣後歲可
四五運遼餉因之不乏又督發水兵出海積有勞勲督
餉戶部侍郎李長庚薦於朝請加實授從之

明熹宗實錄

是年黃淮漲溢決裏河王公祠外河十餘口淮安知
府宋統殷山陽知縣練國事力塞王公祠

明史稿

是年六月霖雨不止裏河隄岸衝倒水由二鋪灌入

三城平地深一丈

淮安府志

是年大水隄決九里北

高郵州志

明熹宗天啓二年三月庚申工部尚書王佐題覆漕臣
余合中疏飭漕政三款一漕之難難在淺澀舟行遲速
可以定地方殿最今後務盡力挑濬管河都司總其成

沿河州縣分其任隨淤隨濬濬必期深土必遠運無使
復歸於河以滋淺阻違者以曠職叅論詔如議 六月
辛未刑科給事中傅擲言六策一防隄堰徐淮水高地
下民居如在釜底萬一隄決遂成魚鼈之宮有司急行
修築以戒不虞下部俱如議 乙亥妖賊陷夏鎮河道
總督陳道亨告急請亟調隣近省直官兵兼留援遼粵
兵以護漕運仍速下山東撫按二臣增兵加餉上許留
粵兵三千以護運道其添兵著該部即議覆道亨字孟
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光宗立進工部右侍郎總
理河道拜南京兵部尚書 七月庚子差工部屯田司
主事陸之祺管會通河 十二月戊子督理遼餉戶部